



把握歷史機遇 全力推動太空經濟發展

全球太空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。根據世界經濟論壇預測，2035年全球太空經濟規模將達到1.8萬億美元，年均複合增長率達9%，遠超全球GDP平均增速。這不僅是一組亮麗的數字，更是一場深刻的地緣經濟與科技競爭格局重構。當新加坡、阿聯酋、盧森堡等經濟體已積極布局太空經濟，並爭相搶佔產業鏈高價值環節之際，香港須及時作出系統性規劃，在這場全球競賽中佔據有利位置。

- 蘇慧高** 香港科技大學太空科學與技術研究院院長、「天韻相機」項目負責人
- 楊耀成** 香港科技大學太空科學與技術研究院聯席院長、InnoHK香港太空機械人與能源中心主任
- 周圓圓** 香港科技大學太空科學與技術研究院副院長
- 楊岩松** 香港科技大學材料系署理系主任
- 楊岩松** 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

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首次將「航天強國」納入現代化產業體系，明確將航天科技定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發展方向。早前，香港科技大學牽頭研製的溫室氣體點源探測儀「天韻相機」與首位港產載荷專家黎家盈博士雙雙進駐「天宮」太空站。這些都標誌著香港航天科研正從國家航天計劃的「參與者」轉變為「生力軍」。然而，香港不應止步於個別科研突破，而須以系統性戰略規劃，將零星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的產業競爭力。

用衛星創造價值

作為科大太空科學與技術研究院的成員，我們深切體會到香港在太空經濟領域的機遇與挑戰。香港大學太空研究實驗室前總監柏坤堯教授曾指出，香港已手握普通法體系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、全球百強大學、大灣區產業腹地等優勢，但如不能把握當前窗口期，投資者和人才便會流失，轉到新加坡等地。這句話點出了我們的優勢與挑戰並存的本質。

香港發展太空經濟的本質不是「造衛星」，而是「用衛星創造價值」。香港應定位為「大空方案架構師」，專注科研創新、數據服務、國際合規、航天金融等高附加值環節。在科研層面，香港多所大學長期參與國家重大任務包括「嫦娥」探月工程和「天問」火星探測任務等，科大「天韻相機」在兩年內完成從研發到上天的攻堅，證明香港具備高效科研轉化能力。在金融與法律層面，香港可提供項目融資、發射保險、太空資產上市等創新金融產品，並利用普通法體系建立航天監管框架與國際仲裁服務。在大灣區協同層面，可善用深圳、東莞等地的先進製造能力，形成「香港研發設計+灣區製造測試」的互補生態。在國際層面，香港可作為國家航天科技「走出去」的離岸平台，構建全球航天大數據服務

平台。

產業競爭歸根究底是技術競爭。以香港科技大學為例，我們在以下五個方向具有差異化優勢，集中資源聚焦這些方向，可充分發揮香港的國際級科研實力：

高精度載荷研發：以「天韻相機」為標杆，發展下一代高光譜成像儀，並建立國際標準測試認證體系，形成「香港標準」輸出。

太空算力：全球正加速布局「太空算力」赛道。科大在人工智能及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擁有國際聲譽，可重點布局抗輻射AI芯片設計、星載邊緣計算平台、星地協同智能數據處理算法，並可與國家航天局聯合設立「天基AI聯合研究中心」。

太空新材料：科大周圓圓教授團隊在新型鈣鈦礦太陽能電池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，為輕質高效太陽能電池在太空環境的應用奠定基礎。香港可進一步發展微流體散熱系統、自修復抗輻射複合材料及太空3D打印材料。

太空機械人與具身智能：在Inno-HK平台下成立的「香港太空機械人與能源中心」及「科大空間可持續發展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研究中心」領銜下，香港正為國家月球探測工程研製「月面多功能操作機械人」，並已獲商業投資研發具身智能機械臂，計劃2029年前完成在軌驗證。香港應持續投入，積極參與國際太空治理規則制定。

星地與星間通訊：科大楊岩松教授團隊在通訊領域有前沿研究，重點發展6G空天一體無線通訊核心芯片、低軌衛星星間通訊終端小型化、高精度時鐘系統，對接國家低軌衛星星座計劃。

科學統籌航天政策

技術突破需要制度支撐。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從三個層面構建有利生態：

第一，成立統籌協調機構。建議成立「香港太空經濟辦公室」，統

籌跨部門航天政策、對接國家航天局及「十五五」規劃、推動航天金融與數據合規制度建設，下設專家諮詢委員會。

第二，建設核心基礎設施。在北部都會區新建由特區政府主導、面向多用戶共用的衛星地面站與數據接收中心，以及專業化衛星運控中心和香港航天成就展示館，打造市民科普教育窗口，以實物展陳激發公眾認同與青少年興趣，宣揚愛國主義與科技自信。

第三，設立專項基金與優惠政策。建議設立首個五年港幣五十億元太空科技專項基金，對來港航天企業實施「首五年利得稅減半」、研發開支額外扣減，並設立「航天人才引進計劃」，提供快速簽證及住房補貼，專項資金可與內地資助配對。

香港可助力內地航天企業開拓國際市場——在資本層面設立「太空經濟專屬板塊」，便利航天企業來港上市；在法律層面提供國際合同、知識產權保護、出口管制合規等服務；在市場層面以「天韻相機」數據產品為示範，打造面向「一帶一路」及東盟的航天數據服務出口模式。

建核心基礎設施與科研平台

太空經濟的競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科技與制度競賽。從「天韻相機」的兩年攻堅到太空機械人獲商業投資，每一步都證明香港有能力擔當關鍵角色。然而，個別團隊的努力遠遠不夠，特區政府也需要提供戰略性支持。

特區政府應將太空科技納入香港首個五年規劃，盡快成立專責統籌機構，投放資源建設核心基礎設施與科研平台。唯有以系統性規劃、堅定決心與高效執行，香港方能在這場全球競賽中佔據一席之地，在國家航天強國建設中發揮不可替代的角色，為香港經濟多元發展注入新動能。

記協選舉 黑箱作業

李梓敬 立法會議員



香港記者協會於8月8日上午在佐敦舉行執委會換屆選舉。這場籌備多時的「大龍鳳」，最終不過選出五名執委，勉強達到會章規定的最低門檻，當中更有部分是連任的舊面孔。這場「選舉」落得如此收場，正好展示了這個長期打着「新聞自由」旗號的組織早已名存實亡。

拉雜成軍 淪為鬧劇

要看清今次選舉的荒謬，首先要看清「當選者」名單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五名參選人分別是現任主席鄭嘉如、法廣記者麥燕庭、剛從BBC離職的英籍男子Danny VINCENT、小眾網媒「Channel WE」攝影記者蘇震揚，以及自稱「自由攝影記者」的逾80歲瑞士籍退休鐘錶工人Marc Gerard PROGIN。換言之，這個自詡「代表全港新聞工作者」的組織，其新一屆管理層當中，竟然沒有任何一間本地主流傳媒的代表。

更值得深思的，是這批人的往績。以候任主席鄭嘉如為例，她曾是《華爾街日報》全職記者，撰寫過多篇抹黑香港國安法和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》的文章，2024年被《華爾街日報》解僱，目前只以自由身身份工作。至於其他候選人，也大多是自由記者，只有一人任職網媒「Channel WE」。該網媒去年底解僱大部分員工，現時以極小規模運作。這批人不但欠缺實務經驗，甚至連自身的職業穩定性都成疑問，卻要騎劫整個新聞界的話語權，實在是本末倒置。

「修例風波」期間，記協與反中亂港勢力同流合污，美化黑暴，破壞社會安寧。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日前所指，記協是「無認受性、無公信力嘅團體」，稱是次參選者全來自外媒、網媒或屬自由記者，「點樣可以叫做一個『香港記者協會』呢？」他亦批評記協不公布候選執委和當選者名單，屬黑箱作業。這番話可謂一針見血，道出了記協最核心的兩宗罪，一是欠缺代表性，二是欠缺透明度。

先講透明度。進行工會選舉，理應公開參選名單、公開投票過程、

公開當選結果，接受會員與公眾的監督。然而記協的做法卻是背道而馳。記協執委換屆選舉過往已多次傳出鬧劇，2024年有望改革記協的參選人提在提名期最後一天被取消資格，又有人疑似為達到會規門檻，組織參選人當選後即時辭任等匪夷所思事件。至2025年，記協不但不公開參選名單，連當選名單亦拒絕公布。今年記協又重施故伎，同樣不設傳媒採訪環節、不公開參選名單，更提醒會員不可報道執委換屆選舉消息。試問，一個總是高呼「知情權」、「新聞自由」的組織，為何連自己界別的選舉都要如此鬼祟？這種雙重標準，本身就是對其所謂「專業原則」最大的諷刺。

毫無代表性 存在受質疑

再講代表性。記協會員人數持續萎縮，早已是不爭的事實。公開資料顯示，其會員人數由高峰期的數百人，跌至如今僅餘二百餘人，佔全港逾萬名新聞從業員的比例微乎其微。恪守專業、客觀、中立的主流傳媒人，早已與記協割席，記協才會淪落到要靠外媒兼職記者、自由撰稿人，甚至一名年逾八旬、自稱「自由攝影記者」的退休鐘錶工人來湊夠人數的地步。當一個工會連最基本的行業代表性都蕩然無存，它的存在意義何在？

從法律與專業倫理的角度審視，問題更為嚴峻。誠然，根據修訂後的《職工會條例》，職工會可接納非通常居港而從事相關行業的人士入會，記協主席亦以此為擋箭牌。然而，法律賦予的空間，絕不等於可以被無限濫用為政治操作的工具。正如鄧炳強警告，無論任何人或組織使用任何名稱或幌子，只要其目的是從事危害國家安全、勾結外部勢力或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，「我一定會『釘死』你，後果自負」。這是對所有企圖借「工會」之名行亂港之實者的嚴正提醒。任何組織若以合法外衣包裝非法目的，最終都逃不過法律的制裁。

記協這場拉雜成軍的選舉鬧劇，是其走向被時代和民意唾棄的註腳。奉勸記協諸君，與其自欺欺人、苟延殘喘，不如認清大勢，及早畫上句號。唯有如此，才是對香港最負責任的交代。

跨境「流量」化「留量」 激活口岸經濟潛力

陳月明 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成員 北區區議員



7月31日，《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》正式生效，港方口岸區於當日凌晨零時交付香港特區政府管轄，標誌著新皇崗口岸啟用進入倒數階段，也為深港跨境往來揭開新一頁。

新口岸最大的突破，在於首次採用「合作查驗、一次放行」的通關模式，旅客只需排一次隊、驗一次證件，便可完成兩地出入境手續，預計通關時間由約30分鐘縮短至5分鐘，配合24小時全天候通關，初期每日通關能力可達20萬人次。

通關愈來愈快，是否就代表口岸的價值已經完全發揮？筆者認為，答案未必如此。如果口岸只是讓人更快經過，它始終只是城市的「入口」。口岸經濟應該要設法讓人願意停留、願意消費，甚至願意在這裏發展。今天口岸之間比拼的，是誰能把「流量」轉化為「留量」，發揮「口岸+」效應。

「口岸+」是指以口岸為起點，把人流、服務、產業和城市發展串聯起來。口岸除了是通關設施，更是一個匯聚資源、創造價值的平台，透過連接商業、專業服務、教育、醫療、文旅等不同功能，讓人流帶動需求，需求帶動服務，服務再帶動產業發展。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正好為實踐「口岸+」提供難得的空間。新皇崗口岸的建成，加上未來多個鐵路口岸的布局，將形成一條由洪水橋延伸至沙頭角的口岸走

廊，合共7個口岸。

面對北都7個口岸的布局，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，如何讓每個口岸找到自身定位，形成協同效應？不同口岸具備不同區位條件和資源基礎，有些可承擔物流樞紐功能，有些可發展跨境消費，有些則可結合教育、旅遊及專業服務等元素，讓整條口岸走廊發揮更大價值。

2025年，羅湖口岸出入境人次逾7,000萬，香園圍口岸突破3,000萬，兩者合共超過1億人次。然而，目前不少旅客只是在香港一側口岸匆匆過境，而深圳一側已形成成熟的商業和消費配套。近期深圳皇崗口岸周邊的店舖租金已大幅上漲，反映口岸升級背後蘊含巨大發展潛力。

2023年公布的《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》，早已指出北部都會區擁有多個陸路口岸帶來的人流往來優勢，並明確提出要建設適合香港的口岸經濟。特區政府未來須把相關概念化為具體措施，完善口岸周邊配套，結合北部都會區教育、創科等平台，劃出更多鄰近口岸的土地，興建商場等設施，促進旅客消費。

更值得思考的是，今天香港居民北上，可以購買深圳特色商品、體驗深圳的消費場景；內地旅客南下香港，又能帶走什麼有香港特色的商品？這不只是消費問題，更是香港如何重新思考自身定位的問題。香港需要發掘自身不可替代的價值，並將這些優勢轉化為口岸經濟的吸引力，成為匯聚人流、資源和產業的經濟平台。

以正視聽：拆解某些對香港選民登記的謬論

聞正聲

選舉事務處日前發表2026年臨時選民登記冊名單，顯示今年有約65,000名新登記選民，比2025年上升約八成（去年為約36,000名），創過去五年新高。至於選民人數方面，今年地方選區約有412萬名登記選民，較去年正式選民登記冊下跌1.8萬多名；登記選民人數下跌的原因眾多，並非單一理由可概括成因，偏偏某些人不知出於什麼原因，肆意解讀這些數字，硬將香港的情況跟某個選舉制度完全不同的鄰近地區作直接比較，分析之粗疏，令人不解。

政府盡責核實選民身份

香港登記選民人數下跌，其中一個原因是選舉事務處盡責履職核實登記選民的身份，確保選舉公平。資料顯示，今年有約25,000名和約58,000名登記選民，分別因離世或已遷出登記住址等原因被取消登記。這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，約65,000名新登記選民，扣去因不同原因被取消登記的約83,000名，兩者相差正好約18,000名。

將已離世或已遷出登記住址的選民登記取消，這是選舉事務處的法定責任，對維護選舉公平、確保沒有「借殼投票」或「種票」等不法行為至關重要，各界對此不應過度解讀，更不應以陰謀論揣測登記選民人數下跌的原因。

年輕登記選民數量下跌原因眾多

除了總體登記選民人數下跌，有些人亦質疑本港選民登記冊上的「年輕選民」人數跌幅顯著。根據選舉事務處數字顯示，18歲至30歲的登記選民人數近41.5萬人，而66歲至70歲的登記選民則有近44萬人，至於70歲以上的選民則有近78.5萬人。有些人選擇性地引用各項選民登記數據，並以此無限推衍，得出

香港市民對經完善後的選舉制度「不買賬」云云的荒謬結論。

年長登記選民增加、相對年輕的登記選民減少，真的是因為香港市民「不買賬」嗎？其實，本港人口老化持續，年輕人口減少是不爭的事實，年輕登記選民減少，相信跟此有一定關係。翻查政府統計處的資料，本港20-24歲和25-29歲的人口，分別由2022年底的佔總人口4.1%和5.9%，下跌至2025年底的3.9%和5.0%；至於70-74歲和75-79歲的人口，則由2022年底的佔總人口5.5%和3.2%，上升至6.2%和4.5%。

年輕選民投入度一般較低

年輕人口數目減少，加上流動性較高（如離港升學、工作或搬遷未更新住址而遭查核剔除），年輕選民登記人數相應減少不足為奇；相對而言，本港年長人口上升，長者在登記選民中的比例自然亦會上升，完全沒有值得大驚小怪之處。

再者，參考國際經驗，年輕選民的選民登記率，一般而言都顯著低於中老年人。以美國為例，於2024年的總統大選年，18-24歲年輕人在選民登記的參與亦比全國登記率為低；而同樣現象亦出現於加拿大的選民登記工作中。由此可見，即使是在美國和加拿大等經常舉行選舉的國家，年輕人口登記為選民的意慾亦不及中老年人人口，足證香港的情況並不特殊，甚至可說是非常正常。

張冠李戴抹黑香港

最後，該些人士刻意將香港的情況，跟一個鄰近地區作直接比較，聲稱該地區的登記選民在總人口減少的情況下保持增長，而「首投族」人數只是輕微下跌，仍能維持在100萬人以上。筆者敢說，將香港跟相關地區的選民登記情況

作直接比較，絕對是張冠李戴，犯了低級的邏輯錯誤！根據相關人士所指地區的規定，各種公職人員選舉，除極個別情況下須依登記查核辦法申請登記編入選舉人名冊外，只要年滿20歲和在各選舉區繼續居住4或6個月以上，戶政機關就會依據戶籍登記資料自動編入選舉人名冊，選民不須另外申請登記。

香港沒有戶籍制度，而且現行安排是要求選民先自行登記，才可獲得投票權，兩者有着本質上的區別，刻意將兩地的選民登記制度混為一談，並直接類比「唱衰」香港，根本就是混淆視聽，手法相當卑劣。

鼓勵以創新方式推動選民登記

當然，社會亦應該繼續鼓勵政府加大宣傳力度，吸引年輕選民登記，並且在選舉中投票。事實上，當局為了吸引年輕人作選民登記，近年經常與大專院校合作，以設立攤位及到訪中學舉辦講座等方式，鼓勵年輕人成年後積極登記成為選民；同時，鑑於以往有年輕人因無法提供住址證明而未能登記成為選民，選舉事務處在今年的選民登記運動期間已落實先導計劃，安排監督員為未能提供住址證明的人士（特別是年輕人）作選民登記。

香港人口老化、年輕人口減少，加上在正常情況下，年輕人口對選舉相關事宜的投入程度不及中老年人人口，種種因素疊加下，本港年輕選民的比例減少，現階段確是難以避免。雖然如此，若因此而對香港橫加指摘，甚至是套用其他地區完全不同的選民登記制度去試圖抹黑香港，社會就必須以最堅定的態度予以反駁。筆者相信，特區政府定會認真檢視選民登記事宜，推出更多創新及有效的安排去吸引更多年輕選民登記，好讓他們可以盡公民責任，在選舉中投下神聖一票。